

YOUTH
| 经 | 典 | 译 | 丛 |

Robinson Crusoe

鲁滨逊漂流记

全译本

[英] 丹尼尔·笛福 著

卢欣渝 张莉 译



鲁滨逊 漂流记

[全译本]

ROBINSON CRUSOE

[英] 丹尼尔·笛福著

卢欣渝 张莉 /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逊飘流记/[英]笛福(Defoe,D.)著;卢欣渝,张莉译.
—2版.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2

(Youth经典译丛)

ISBN 978-7-5153-1320-7

I. ①鲁… II. ①笛…②卢…③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8646号

责任编辑:杜惠玲 谢肇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04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35×965 1/16 21.5印张 2插页 210千字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北京第2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9.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 录

- 第一章 父亲的警告 001
- 第二章 遭遇暴风雨 006
- 第三章 遇上海盗 016
- 第四章 出逃 020
- 第五章 巴西 031
- 第六章 海难 041
- 第七章 唯一的幸存者 050
- 第八章 建造城堡 062
- 第九章 日记：食物和住所 074
- 第十章 日记：自然灾害 085
- 第十一章 日记：疾病 093

- 第十二章 日记：康复 099
- 第十三章 日记：考察海岛 106
- 第十四章 日记：为生存忙碌 112
- 第十五章 日记：制造瓦罐和独木舟 132
- 第十六章 试驾小舟 148
- 第十七章 我的发明设计 159
- 第十八章 脚印 171
- 第十九章 骨头 183
- 第二十章 发现山洞 192
- 第二十一章 遇难船 200
- 第二十二章 营救野人 215
- 第二十三章 新伙伴 225
- 第二十四章 训练星期五 232
- 第二十五章 启迪 239
- 第二十六章 新计划 249
- 第二十七章 突袭野人 255
- 第二十八章 人丁兴旺 268
- 第二十九章 叛乱者 276
- 第三十章 收复大船 286
- 第三十一章 返回英国 301
- 第三十二章 继续冒险 319
- 译后记 340

第一章

父亲的警告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城^①一个体面的家庭里，可我们不是本地人，因为我父亲是个来自不莱梅^②的外国人。初到英国时，他最先定居在赫尔^③，靠做买卖发了一大笔财。后来他放弃经商，和我母亲结了婚。打那以后，他就在约克城安顿下来。我母亲娘家姓鲁滨逊，在当地也享有极好的声誉。我的名字用了母亲的姓，所以就叫鲁滨逊·克罗斯耐尔。可是，由于英格兰人喜欢滥用词汇，人人都叫我们克罗索。不仅如此，连我们自家人在相互称呼和书写姓氏的时候，也只好按照大家的习惯使用克罗索这一称

① 英国北方城市。

② 德国北方港口城市。

③ 英国北海沿岸港口，在约克以东。

谓。因此，我的伙伴们也按习惯这样称呼我。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曾经在著名的上校团长洛克哈特麾下的英国某步兵团当过中校营长，驻防在弗兰德斯^①，后来在敦刻尔克^②附近与西班牙人打仗时战死了；关于另一个哥哥的身世，我完全不了解。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个谜，正如我后来的经历对我父母来说始终是个谜一样。

由于我是弟兄中的老三，父母没有特意为我选定任何职业。从很早起，我的头脑中便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奇思怪想。我父亲是个老派的人，他让我接受了当地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启蒙阶段是读私塾，然后又接受义务教育。他希望我学习法律，但是我除了一门心思只想航海，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这种无端的偏好导致我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老人家的意愿，这样说还不够准确，应当说违背了老人家的命令才对。至于母亲和朋友们的恳求与劝告，我根本就充耳不闻。冥冥之中有这种嗜好作祟，我今生注定要蒙难，因此便有了我很快将要遭受的磨难。

我父亲是个明智而又庄重的人，他已预见到我命运多舛，因此常常给我以严肃而睿智的忠告。一天早晨，他把我叫进他的房间（由于患有痛风病，父亲早已足不出户），又一次老调重弹，对我耐心相劝。他问道，离开他的家，离开自己所熟悉的故土东游西荡，于我究竟有多少道理；我本可以在当地混出点名堂，以奋发和勤勉致富，过一种安逸和享乐的生活。他对我说，甘于去海外冒险，以猎奇而炫耀于世，以超常的做法使自己声名远播的人，大致有两类：他们或者是一贫如洗，或者是腰缠万贯；要么

① 欧洲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属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

② 法国北部海港。

远远低于我之下，要么高高在我之上。我属于中间阶层，按照通常的说法，我们家是下层阶级中的上等人家。依我父亲长期的切身体会分析，这一阶层是人生在世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阶层，既可以使人避开机械式的生活，免遭悲伤、艰辛、劳作和困苦，又可使人避开上层人常常碰到的傲慢、奢侈、野心和妒忌，因此也最能给人带来幸福。他还告诉我，可以用如下的方法断定，这一阶层是最幸福的生存阶层——即：这是其他阶层的人们普遍羡慕的阶层。君主们经常哀叹自己生于皇族的可悲后果，希望自己置身于社会的两极之间——即介于贫民和贵人之间。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既不过于贫穷，也不过于富有，聪明人常常以此证明，人们总是祈求生活幸福，其实幸福的真谛即是生存于这一阶层之中。

他还说，只要我留心观察，肯定会经常看到，人生的灾难总是降临在上层或下层人们的头上。中间阶层的极少遭遇灾难，而上层或下层的人们则要经常面对许多变故。上层人过着强征暴敛、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而下层人终日劳作，仍然食不果腹、一贫如洗。他们迥异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社会巨变总要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中间阶层的人们无论是肉体上或是心灵上都不会经受这么多社会变故和不安。中间阶层的生活体现了所有的美德和所有的享乐；平静和知足总是追逐中等富裕的人家。再说，克制、忍让、和平、健康、社交，所有令人神往的消遣，所有使人怡神的欢娱，都会悄然降临在中间阶层人们的头上。只有如此，人们才能静静地、平稳地安度人生，无恨无悔地告别尘世，一辈子不会为劳心和劳力而尴尬；不会像奴隶那样仅仅为糊口而卖命；既不会弄得心力交瘁，也不会由于心中充满妒忌，燃烧着不可告人的、总想出人头地的狂妄的欲望而忧愤交加。也只有如

此，人们才能在祥和的环境中穿越人生，远离痛苦，细细品味人生的甘美，感受人生的幸福，并且每过一天都会获得更为深切的感受。

接着，他又以最宽厚的长者风度竭力劝我不要太任性，以免使自己陷入可悲的境地，使自己和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所处的社会阶层格格不入。他说，我没有必要自食其力，他会为我准备好一切，尽力使我进入他向我推荐的、适合我的社会阶层。如果我对他所说的生活感到不适应，不幸福，那么不能赖他，因为我命该如此，因为我自己错了、他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他警告我，不要做某些他认为注定会伤害我自己的事，以此把他的责任摆脱得干干净净。换言之，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同意留下来，同意住在家里，他就会对我的所作所为采取容忍态度，不再过多地干涉我的生活，免得我以此为借口想到逃跑，最后他说，我应该从我哥哥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他曾经以同样诚恳的方式劝说过我哥哥，叫他不要去打仗，但是却无法阻止他，年轻人血气方刚，决意参加军队，结果导致自己过早地死亡。对于我，他不会因此停止为我祈祷，但他坚持说，如果我真的迈出这愚蠢的一步，上帝便不会继续为我祝福。而且，将来终有一天我会陷于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届时我肯定会想到往事不堪回首，会后悔当年何以不听他老人家的规劝。

我父亲最后几句话颇具预言性，尽管他本人当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注意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特别是提起我哥哥不幸阵亡时，两行热泪不禁滚滚而下。说到将来终有一天我会因陷于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而后悔时，他几乎不能自制，说胸口堵得厉害，不能再说下去了。

我深深地被父亲这番苦口婆心的话语所感动——如果处在我的地位，谁又能不被感动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海远游的事，遵从父亲的意愿，留在家里安安生生过日子。可是，唉！还没过几天，我这番决心已经被彻底动摇了。毋庸赘言，为了躲避父亲的进一步教训，几周以后，我已经准备离家远走高飞了。然而，我并没有因心血来潮而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同我母亲谈了我的想法。有一天，我母亲显得比平日里心情好，我趁机告诉她，我仍然一门心思闯荡世界，开阔眼界，不然我不可能集中精力完成任何事业。我希望她能劝我父亲回心转意，默许我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再强迫我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何况我已经年满十八岁，无论学手艺，或者到律师事务所当职员，都已为时过晚。有一点我敢断言，如果我真的那样做，我决不会干满合同期，我肯定会半途甩下老板逃往海上，去实现我的出海梦。如果她能说服我父亲，答应我作一次远航，如果我远航归来后并不喜欢海上的经历，我就永远不再出海。而且，我会尽双倍的努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我这一番话大大激怒了母亲。她说，同我父亲谈这类话题毫无意义。对于我的要求，如果经他同意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他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使她感到不解的是，在我父亲同我进行了那样的谈话，在他那样循循善诱地劝导之后，我怎么依然不思悔改。挑明了说，如果我一定要自寻毁灭，他们是不会帮助我的，我也不必指望征得他们的同意。对于母亲来说，她决不会成全我自寻毁灭，以免我今后有所借口，对别人说，当年我父亲不同意我这样做，可我母亲同意。

当着我的面，母亲拒绝把我的意思转达给父亲，可是我后来

听说，她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如实转告给了他。至于我父亲，在听了母亲的话以后，心情异常沉重，长叹一口气说：“这孩子要是安心在家过日子，肯定会幸福；可如果他执意漂洋过海，他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最不幸的人。我决不同意他这样做。”

第二章

遭遇暴风雨

从那以后又过了一年，我才离家出走。在此期间，我对父母让我安安心心找一份差事做的建议一直充耳不闻，还经常同他们争辩，说他们明知道我偏爱什么，还过于干涉我，这样做是否太不近人情。一天，我偶然去了一趟赫尔城，当时我去那里并不是为了有意避开父母。但是，我到那里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正准备乘他父亲的船从海路前往伦敦。他鼓动我同他一道去，用惯用的招募水手的办法诱惑我——就是说，这次出海我一个子儿也不用花。于是我既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也没有征求母亲的意见，更没有让人给他们送去任何口信，而是听其自然一走了之。所以我离开的时候既没有上帝的祝福，也没有父亲的祝福，更没有认真想一想当时的环境及可能出现的后果。我是1651年9月1日登上一艘船离港前往伦敦的。上帝作证，这一天不是个好日子，我相信，降临在我头上的厄运如此之快，时间持续得如此长久，恐怕是任何年轻的冒险家都无法超越的。船刚驶出享伯河口，便遇到了大风。风起处，掀起的浪头高得吓人。由于我从未出过海，身

体感到极为不适，内心也感到极为恐惧。我开始反省自己犯下的所有过错，因为我背着父亲离家出走，抛弃了自己应尽的义务，我活该受到苍天公正的惩罚。我父母善意的劝告，父亲的泪水，母亲的恳求，一件件一桩桩展现在我的脑际。对于我不听劝告、违背上帝和父亲的意愿，我那尚未完全泯灭的良心开始自责起来。

一会儿工夫，风暴变得更加猛烈，海面一浪高过一浪。其实这种场面和我以后的几次以及后来几天看到的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可是当时的情形已经足以让我触目惊心了，因为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新水手，从来没料到会经历这种事情。当时我不断地想，下一个浪峰准会把我们的船吞没。每当我们的船跌进波谷，跌进周围全都是水的空洞里，我总以为我们再也不会重新升出水面。在极度的精神痛苦中，我无数次地发誓和下决心。如果在这次航行中我能得到上帝的宽恕，捡回一条性命，如果我能再次踏上陆地，我一定直接回家见我父亲，有生之年里再也不乘船出海。我会听从他的劝告，再也不会使自己陷入这样的苦难之中。现在我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他所说的中间阶层生活的诸多好处。他每日的生活是多么惬意，多么舒适。他从未在海上遭遇过大风暴，也从未在陆地上陷入过大麻烦。我下定决心，要像一个真正的知过必改的浪子一样，回到父亲身边。

说实话，风暴没停的时候以及风暴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些明智清醒的想法一直占据着我的头脑。可是第二天，风暴减弱了，大海平静了许多，我就对航海有些适应了。但是我一整天都提不起神来，因为我仍然有点儿晕船。到了傍晚，天空开始转晴，风完全停了。黄昏景象非常迷人。晴朗的天际，一轮红日西

坠。第三天清晨，旭日东升，空气几乎凝结了，海面平滑得没有一丝皱纹。明晃晃的太阳照亮了海面，当时我想，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壮丽的景象。

因为头天夜里睡得不错，我这时不仅没有晕船，而且情绪特别饱满。看着头一天还是波涛汹涌、穷凶极恶的大海，一瞬间如此平静，如此怡人，实在令人叹服。好像命中注定我头一天的决心不该延续，恰在此时，怂恿我上船的朋友来到我身边。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问道：“哎，我说，昨天总算过去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敢打赌，你当时准给吓蒙了，是吧？昨天晚上，尤其是刮那阵小风的时候。”我惊叫道：“你说什么？你管它叫一阵小风？那明明是在刮暴风嘛！”他答道：“刮暴风？冒傻气了吧！你真以为那是刮暴风啊？其实那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船好，海阔任我漂流，像那样的风，我们根本不会在乎。你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走，咱们去喝一杯果汁酒，喝完就会忘它个一干二净。你瞧，现在的天空多么迷人啊！”不言自明，为了避免追溯这段伤心的往事，我们按照老水手们的一贯的做法，以酒浇愁。果汁酒兑好之后，我喝了个酩酊大醉。一夜恶作剧，使我忘掉了所有的悔恨和对过去行为的反思以及面对未来所下的所有决心。简而言之，一如往常，风暴过后的大海复归祥和，海面平展如镜，因此慌乱中的想法已经成为过去，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和畏葸已经被忘记，从前的欲望又死灰复燃了——我完全忘记自己在危难关头的誓言和做出的保证。有时候，当我陷入沉思时，那些严肃的想法总试图回到我的脑际，这话一点儿不夸张。但是，我主观上却总是想忘掉它们，摆脱它们，好比摆脱坏脾气。我喝酒，聚众玩耍，很快便学会了如何控制这样的发作——

我把它称作发作——像所有企图战胜良心谴责的年轻人一样，我只用五六天时间便完完全全战胜了良知。但是，我还会面临一次真正的审判，像通常在同样场合会遇到的情形一样，看来上苍决心已定，将要毫不留情地把我撇下。因为，如果这次不抓住获救的机会，依然我行我素，下一次灾难将会是空前的，就连见了棺材都不落泪的汉子也会在它面前服输和求饶。

在海上的第六天，我们的船航行到了雅茅斯锚地。风暴之后，天气虽然温和，但由于逆风行船，我们走过的航程并不算远，我们只好在此抛锚驻留。风一直刮个不停——从西南方向来——大约持续了七八天。在此期间，又有许许多多船只从纽卡斯尔^①驶来，到此抛锚等候。像大多数港口所见的情景一样，只要遇上顺风，所有船只都会起锚，竞相驶入河口。

然而，我们本不应该在此驻留那么久，而是应当乘着潮汐驶进河口。风一直刮个不停。大约四五天之后，风刮得更紧了。这片锚地一向被认为像天然良港一样安全，我们的锚非常好，加之索具也非常结实，船上的水手们根本没把这样的风放在眼里，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会有危险来临。他们像其他水手一样，任凭风吹浪打，照样休息和娱乐。第八天早上，风力加大，船上所有水手一齐动手放下中桅帆，把所有该扎紧束紧的东西全都捆绑好，以便应付紧急情况。中午时分，海浪又掀得山高，我们的船头有好几次被埋进浪峰，前舱灌满了海水。至少有一两次，我们以为锚链被拉脱了。因此船长命令水手们把备用锚放进海里，这样，我们同时便有了两只锚，锚链全都放到了最大长度。

① 英国东北部港口城市。

这时，风暴已经变得异常猛烈，可以从水手们的面部表情看出来，他们同样感到恐惧和不知所措。船长在竭尽全力保护整条船，在他进出船长室，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听见他轻声自言自语着：“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这次我们全完了，彻底遭殃了！”以及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最初的一阵慌乱中，我简直给吓蒙了，一直躺在下等舱自己的房间里。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不愿意像第一次那样悔过，毫无疑问，我已经践踏了自己的誓言，顽固地不思悔改。我原来以为，我已经是经历过一次死亡痛苦的过来人了，这一次也会像第一次那样安然度过。可是，当船长本人从我身边经过，如我刚才所说，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念叨那些话的时候，我真的给吓怕了。我从自己的舱房里走出来，往外边看了看，外边的可怕景象我从未见到过。海浪排山倒海，每隔三四分钟便有一排巨浪把我们的船压进浪里。当我可以看清周围的时候，满眼都是一副悲惨景象。有两条载满货物的船从我们的船旁经过，主桅杆已经折断。这时，我们船上的人大呼小叫起来，原来离我们一英里远的地方，一条船正在沉没。远处还有两条船，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中，船上连一根桅杆都看不见，锚链也已经挣断，像两片落叶一样被风暴卷进了深海。轻体船因为比较容易驾驭，命运稍好一些。即便如此，当两三艘小船从我们的船旁经过时，它们的船首仅仅挂着小三角帆。

傍晚时分，大副和水手长请求船长下令砍断前桅，船长起先不肯。水手长坚持说，假如不这样做，这条船必定会沉没，因此他只好同意。但是，前桅砍断之后，只剩主桅杆孤零零地矗立着，没有任何依托，船也晃得更厉害了，他们只好把主桅杆也砍

掉，因而甲板变得空无一物。

我相信，任何人都猜得出来。我当时深陷于一种什么样的窘境。更何况我不过是个年轻的新水手，上次遇上一点点小风浪已经被吓破了胆。在事过很久以后的今天看来，我当时并不是真的怕死，使我恐惧十倍的是，我终于认清了自己。我上次遇到风浪时已然决心悔过自新，可是后来又故意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对风暴的恐惧，加之对上述事情的恐惧，使我处于一种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窘境。但是，最糟糕的情形还在后头。看着浊浪排空的可怕情景，水手们都承认，从来没见过比现在更糟糕的场面。我们的船确实结实，但它承载过多，在波峰浪谷间摇来摆去，水手们不时发出船要沉没的惊呼。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万幸的，因为此前我并没有真正弄懂他们所说的“沉”字的真正含意。然而，风暴如此凶猛，使我看到了人们难得看到的情景——船长、水手长和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在对天祷告，看来他们已经预料到，船随时会葬身海底。午夜时分，灾难接二连三地袭来，几个人下到底舱进行检查，其中一人跑回来喊道：船底进水了。后来又有一个跑上来说，水已经有四英尺深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被召唤去泵水。当时我觉得，刚听到召唤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停止了跳动。我当时正坐在床帮上，因此身子一仰摔到了地上，接着又滚进船舱深处。好几个人同时把我搀扶起来，劝我做点事情。他们说，尽管此前我什么都不会做，现在至少可以像别人一样去泵水。听到这话，我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到水泵旁边，很卖力地干了起来。我们泵水的时候，船长看到几艘轻型运煤船从我们的船旁擦边而过，由于挡不住风暴，正向深海漂去。每当有船从我们旁边经过，船长便下令放一声枪，作为

遇难信号传过去。我当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因此非常吃惊。我以为船破了，或者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总之我非常吃惊，真的被吓得晕了过去。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没有人注意到我，或关心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刚倒下，另外一个人便来到我的位置上，抬脚把我蹬到了一边。人们以为我已经死了，所以根本没有人理睬我。过了很久很久，我才完全恢复理智。

我们的人仍然在坚持泵水，但底舱的水在继续上涨，很明显，船不可避免会沉没。虽然这时风暴已经减弱，可是，我们的船无论如何也漂不到任何港口。所以，船长不停地放枪求救。一艘轻体船从我们船头方向经过时，冒险放下一只小艇过来帮助我们，小艇上的人置生死于度外，才靠近我们，但我们的人无论如何也上不了他们的船，小艇也靠不到我们的船侧。小艇上的人拼命摇桨，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前来救助我们。我们的人从船尾把一根绑着救生圈的绳索抛到海里，把绳索放得老长。小艇上的人拼着性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抓住绳索，我们才把它拉到我们的船尾，然后所有的人都登上了小艇。我们和小艇上的人商量之后认为，返回他们的船已经毫无希望，索性让小艇随波逐浪任意漂流，若要划桨就往看得见岸的地方划。船长向小艇上的水手们保证，如果小艇不慎在礁石上撞烂，他会照原样赔一条崭新的给他们的船长。这样，一半靠人力，一半靠自然力，我们的小艇往北漂去，几乎漂到了温特顿海角^①。

我们脱离大船还不足一刻钟光景，便眼睁睁看着它沉进海

① 在雅茅斯附近。